

长篇小说 ♣

# 欲望之门

辣笔小球◎著

你的欲望，就是你人生的命门！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 欲望之门

辣笔小球◎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之门 / 辣笔小球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 
2014.3 (2014.6重印)

ISBN 978-7-5108-2725-9

I. ①欲… II. ①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8588号

## 欲望之门

---

作 者 辣笔小球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宪华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  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  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  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 
印 张 8  
字 数 159千字  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6月第2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725-9  
定 价 32.8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那时我们有梦，  
关于文学，  
关于爱情，  
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  
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  
杯子碰到一起，  
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

——北岛《波兰来客》

目  
录  
—  
contents

|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
| 1   | 第一章  | 第 2.5 次婚礼  |
| 21  | 第二章  |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  |
| 41  | 第三章  | 离家出走的少年    |
| 59  | 第四章  | 姐姐         |
| 73  | 第五章  | 朝阳         |
| 87  | 第六章  | 巨大的谜语      |
| 101 | 第七章  | 我要这个角色     |
| 117 | 第八章  | 一个只说了开头的故事 |
| 131 | 第九章  | 天上珍珠       |
| 151 | 第十章  | V 姐        |
| 165 | 第十一章 | 青荷博雅       |
| 179 | 第十二章 | 家族战争       |
| 203 | 第十三章 | 徐牙签        |
| 221 | 第十四章 | 朝阳号        |
| 239 | 第十五章 | 船长与黑魔      |

## 第一章

### 第 2.5 次婚礼

石菲儿安静地坐在角落的高脚椅上，默默地抽着烟，准确地说，是摆着抽烟的 pose。细细的烟丝燃烧到了一半，她一口也没吸，只是望着飘散的烟发呆，而不是望着新娘发呆。

又是草坪婚礼！新娘孟瑶琴是石菲儿最好的朋友，而这是孟瑶琴的第 2.5 次结婚。之所以有个 0.5 次，是因为有一次孟瑶琴不承认，她说领了证没办事，就不算结过婚。

三年前的那一次，也是草坪婚礼。孟瑶琴的新郎是方京市老虎传播集团的董事长陈鄂虎。老虎传播集团名下有一家叫老虎置业的上市公司，借壳 H 市的西湖雨伞上市，登陆资本市场。陈鄂虎一举成为横跨地产业和教育业的新晋富豪。那是孟瑶琴第一次结婚，尽管她对石菲儿说，不算第一次，是第 0.5 次。无论是第一次，还是第 0.5 次，对陈鄂虎来说，都是第二次。孟瑶琴是小三，勾搭上了陈鄂虎后，这个资本市场的新晋富豪很快就和原配离了婚。

石菲儿曾经劝过孟瑶琴，不能这么玩，容易惹事。孟瑶琴

听不进去，劝了两三次后，石菲儿就作罢了，懒得和她争吵。事实上，她们经常争吵，三天一小吵，半个月一大吵，但吵完之后总能很快地和好。

第0.5次婚礼当天，石菲儿以伴娘的身份出现。那天早晨刚睡醒，石菲儿就眼皮直跳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种预感在草坪婚礼举行到一半时，变成了现实。就在陈鄂虎和孟瑶琴进行香槟塔仪式时，一部手机像砖头一样准确地飞了过来，将架好的香槟塔酒杯砸碎了一个，然后香槟塔就倒了，乒乒乓乓的。

在所有来宾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，一声“狐狸精”的呐喊，如震天雷一般响彻云霄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人堆里冲了出来，大步流星，手上还操着两把菜刀。在台上的石菲儿吓呆了，她的第一反应是：这是李逵在劫法场吗？

三秒钟的迟钝后，石菲儿反应过来，这是陈鄂虎的原配来闹事，她赶紧推了孟瑶琴一把，让她快跑。

穿着拖地裙白婚纱的孟瑶琴自然跑不快，狠狠地摔了一跤。就在陈鄂虎的保镖拦下开启了疯癫模式的原配时，石菲儿赶紧上前扶起孟瑶琴，拉着她的手，带着她快跑，留下了一群惊慌失措的来宾。

两个姐妹手拉手缓步小跑的背后，传来了女宾们的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声以及杯子、盘子因碰撞而碎裂的声音。躲进更衣室后，石菲儿将门反锁，她知道，跑到这里，就安全了，陈鄂虎和男人们会处理好后续的一切。

孟瑶琴像孩子一样搂住石菲儿，痛哭起来：“阿菲啊，你



说我不会死吧？我不想死啊！”

石菲儿不语，将孟瑶琴紧紧搂住，摸着她的后脑勺，像母亲安慰着弄脏了心爱裙子的小女儿。

突然，孟瑶琴停止了哭泣，一把推开石菲儿，目光变得炯炯有神。石菲儿一辈子也忘不了孟瑶琴当时的眼神，因为那眼神就像弥留之际的老妇人回光返照，交代遗言一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孟瑶琴的确是在交代遗言了。

“我博客相册的密码，你知道的吧？要是我死了，你赶快去把我昨天发的那张高中时的照片删掉。那张短发照片不好看，我不想媒体把那张照片登在报纸上！”

石菲儿感到瞬间崩溃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姐们儿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啊？这就是石菲儿最好的姐妹孟瑶琴，她总认为自己很美，天下没有第二个女人比她美。她不允许任何人说她美，博客上相册的所有评论都是夸她的，因为只要有对她评头论足说不美的，她总在第一时间删掉，最后只剩下清一色的赞誉。

婚礼被原配大闹一场，最终草草收场。一个月后，孟瑶琴经历了第一次离婚，尽管她反复向石菲儿强调，这不算离婚，但对于陈鄂虎而言，则经历了第二次离婚。又一个月后，陈鄂虎和原配复合了，甩给孟瑶琴两百万元补偿费，又给她留下了一套房子，条件是：以后再也不来往。当然，陈鄂虎婚礼被砸场的事儿，在媒体上是销声匿迹的。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来说，砸点钱堵住媒体的嘴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
离婚后的孟瑶琴在家里哭了整整一个月，然后就忘掉了这

一切。该吃吃，该睡睡，优哉游哉，直到她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歌手。这个歌手比孟瑶琴小三岁，按照孟瑶琴的说法是“那位小哥活儿好、不黏人，姐喜欢他”。

认识的第一天晚上，孟瑶琴就把歌手带回了陈鄂虎留给她的房子里。第二天，他们开始正式同居。半年后，他们结婚了。这一次婚礼，石菲儿没去，因为怕尴尬。和歌手一起泡吧时，趁着孟瑶琴去上洗手间的空当，歌手将手放在了石菲儿的腿上，色眯眯地问石菲儿：“我想和你上床，你真的很漂亮，开个价吧。”

石菲儿二话不说，一杯酒泼在歌手的脸上，也不等孟瑶琴回来，径直走了。石菲儿不会向孟瑶琴告状，她知道，告状的话，孟瑶琴也不会相信。在他们交往之初，石菲儿就说过这歌手不靠谱，让孟瑶琴慎重考虑，为此两姐妹大吵一架，冷战了十天。

石菲儿的预感再次灵验了。孟瑶琴和歌手婚后两个月，歌手说自己这样打拼太慢，想开一家汽车 4S 店，孟瑶琴满心欢喜地想和歌手一起创业。结果歌手没等到公司装修完成，就迷上了炒外汇，将公司注册资金一千万元全部抽逃，瞒着孟瑶琴，全部投入。最终爆仓，颗粒不回。

然后，孟瑶琴终于又离婚了，这次是她主动把歌手给甩了。让石菲儿惊诧的是，孟瑶琴和歌手离婚后，居然还能做朋友！今天的草坪婚礼上，来的乐队，就是孟瑶琴前夫歌手新组建的乐队，前夫歌手是主唱。

由于是第 2.5 次婚礼，孟瑶琴这边来的朋友不多，她也不好意思再请大家。没有人知道孟瑶琴和乐队主唱的关系，包括

孟瑶琴的第 2.5 个老公。他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，他们才认识三个月。结婚，是因为孟瑶琴怀孕了，当然，孟瑶琴的怀孕是自己策划的，安全套被她自己悄悄地扎了一个眼儿。

新郎不知道孟瑶琴的婚史，婚礼准备得很仓促，换句话说，是新郎措手不及。孟瑶琴威胁说，如果不结婚，她就去找媒体。孟瑶琴自鸣得意地说：“怕啥，我的第一次都给了他呢，他会负责的。”当然，孟瑶琴的“第一次”来自一种叫作“修补术”的东西。孟瑶琴闪电完婚的指导思想是：“官员家族是爱面子的，赶紧把婚事办了，就算他以后知道我结过婚，那又怎么样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”

孟瑶琴是个演员，尽管没演过什么大片，只在几部电视剧中跑过龙套，但她自认为自己演技一流，比刘亦菲、李冰冰好得多，只是没有导演发掘她而已。这一点，石菲儿是承认的，必须承认。

婚礼开始了，孟瑶琴挽着父亲的胳膊，在前夫歌手的歌声中缓步入场，来宾一片掌声。今天的孟瑶琴的确很美，尽管在石菲儿眼中，她那昂贵的婚纱就像扫把一样拖刷着草坪。来自男方亲属家的孩童跟在后面，轻轻地抬着婚纱的“尾巴”。孟瑶琴低低地埋着头，做娇羞状，那神态就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大家闺秀终于出嫁，落落大方又娇滴滴；又如一个处女，正为数个小时后将献上自己的初夜而忐忑不安。

石菲儿摇了摇头，手上的烟已经燃烧殆尽。石菲儿真心佩服孟瑶琴，她真的是一个优秀的演员。石菲儿坐在离婚礼舞台

最远的位子，看得并不真切，依稀中，看见孟瑶琴眼中浮动着的泪光。石菲儿相信，这一幕，对于孟瑶琴而言，一定早就排练过好几次了。说哭就哭，对演员孟瑶琴而言，从来不是问题。

石菲儿觉得有点无聊了，尽管她是女方除了家属外唯一到场的朋友，但她还是决定先走。她来的唯一目的，就是第三次给孟瑶琴塞上一个厚厚的大红包。不是因为寂寞，而是不想去认识人，石菲儿有这个自信，只要她坐在这里，一定会有人来搭讪。舞台上的香槟塔程序正在进入高潮，石菲儿知道这个时候离席是最合适的，因为来宾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新人，没人会注意到她。石菲儿将燃尽的烟头摁在烟灰缸里，准备闪人。

“美女，可以借个火吗？”一个很低沉的男人的声音传来。男人显得彬彬有礼，个头不高，目测一米七五左右，偏瘦，穿着黑色的中山装。在这个雨后的中午，他嘴角边洋溢着明媚的微笑。“我来迟了，这会儿人多，我挤到前面去太显眼了。”

男人掏出一包日本产的黑魔，在手上把玩着。石菲儿笑了笑，抢过男人手上的烟盒，抽出一根，点上，自己吸了一口，然后递给男人。她大致猜到这个男人是谁了。

男人又是一笑，接过石菲儿抽过一口的烟，叼在嘴里，猛吸了一口，慢慢地回龙，从鼻腔中将青烟喷了出去。沉默了五秒钟后，他问：“这算间接接吻吗？”

石菲儿不答话，轻轻地斜斜脖子，算是回答。她想看看自己猜得对不对，这个男人是不是他。

男人见石菲儿不答话，便开始自言自语：“其实，这样的

婚礼很无趣，中国人的婚礼早就变味了。香槟塔也好，互换戒指也好，都是西方基督教的礼仪，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信仰。小孟并不是基督教徒。”说完，男人停顿了一下，又吸了一口烟，望了望石菲儿。

石菲儿知道，男人这是在试探，试探自己对他的话题有无兴趣，如果自己做不做回应，男人应该就不会继续往下说了。石菲儿拿起男人的烟盒掏出一支，自己点上，这表示自己正在听着，示意男人继续说下去。

“西方人结婚是谢上帝，中国人结婚是谢天地。西方自新教改革以来，就推崇禁欲主义，结婚也好，做爱也罢，是为了繁衍上帝的信徒，让信仰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；中国的传统婚礼，则是感谢天地恩赐良缘。”

“嗯哼，有点意思。那你怎么看待中西合璧的婚礼呢，上半段是西服婚纱香槟塔，下半段是相公娘子牵绣球？”石菲儿笑了笑，这个男人和自己才见面几分钟，就提及“做爱”。上一次那个，是什么时候呢？石菲儿一边假装很有兴趣地和男人搭着话，一边突然想起，和前男友分手后，自己已经有半年没那个了！

“那叫既没有天地，也没有上帝。那种婚礼上常见的相公娘子牵个绣球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婚礼，那是黄梅戏的风冠霞帔。中国传统的谢天地婚礼，本来有着自己特殊的一套礼仪，比如结发，什么意思呢，结发夫妻这个词听过吧？就是夫妻各自剪下对方的一缕头发，由新娘系成结，放入锦囊，这就

叫结发，寓意百年好合。除了结发外，还有合卺，也就是中国的交杯酒……”男人突然停了下来，他已经意识到，身边的女人有点走神，这是对自己话题不感兴趣的表现。

石菲儿发现男人停了下来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知道自己走神了，立即耸耸肩，找借口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累了，昨晚没睡好，不要见怪，我听着呢，你继续。”

男人不傻，他知道女人如果对一个话题没兴趣，你还继续喋喋不休，女人就会各种遁了，比如把手机设置闹铃，两分钟后响起；借故去接电话；等等。“算了，今天小孟结婚，大家都是她的朋友，咱们不说这些了。”男人有些尴尬，假装掏出手机看时间。

“好老的手机啊！”石菲儿惊叹道。男人的手机居然是诺基亚 5700，老掉牙的货，这样的手机应该与这个男人的身份不相匹配，如果自己没有猜错人的话。

男人笑了笑，说：“手机这东西，能打电话，能发短信就行了。瞧你的苹果 4S，大家都说好，我也知道，但大多数人觉得好的东西，我往往不喜欢。”

Bingo！应该就是他了。“大多数人觉得好的东西，我往往不喜欢”这句话，在孟瑶琴数落这个男人时，经常以抱怨的口气提及。第一次提及时，是孟瑶琴和这个男人约会，吃的是日本料理，但男人完全不吃生鱼片。孟瑶琴问他：“你怎么不吃，吃日本料理就是冲着生鱼片来的嘛。”男人堵了她一句：“大多数人觉得好的东西，我往往不喜欢。”

为了这句话，孟瑶琴特意尿遁，躲进洗手间给石菲儿打了一个电话：“你说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仅仅不爱吃生鱼片，还是在暗示我，他不喜欢我啊？”

当时石菲儿正在埋头工作，被孟瑶琴这个电话弄得莫名其妙。她知道孟瑶琴又敏感了，这姐们儿总是认为大家都喜欢她，所以将男人的话过分解读了，以为男人是在说：“虽然大家都喜欢你，但我不喜欢。”

不戴手表，用诺基亚 5700，穿黑色中山装，身高体型吻合，加上自称“是小孟的朋友”，而不是男方的朋友，还有这句“大多数人觉得好的东西，我往往不喜欢”，基本锁定就是这个男人了，尽管石菲儿从来没有问过孟瑶琴这个男人的名字，但记得孟瑶琴说过，他是上市公司天上珍珠的入赘女婿。他和孟瑶琴交往过，当时他还不是入赘女婿，仅仅是天上珍珠的副总经理，孟瑶琴钓过他，但交往一段时间后，这个男人摇身一变，成了入赘女婿，孟瑶琴这才知道他这个副总经理的头衔是怎么来的，在石菲儿面前将这个臭男人足足骂了一个月，然后才换了下一个交往对象。这个男人来参加孟瑶琴的婚礼，石菲儿并不意外，连歌手前夫都来了，区区一个前男友又算什么？孟瑶琴的一大特技就是，每次分手后都把男人骂得狗血淋头，但最后和他们还是哥们儿。孟瑶琴有无数的蓝颜知己，女性朋友则只有石菲儿一个。

“是啊，手机能用就行了嘛！”石菲儿将烟和手机装入包包——一个普通的包，准备闪人。她和孟瑶琴不一样，孟瑶琴

每个月都会买一个新包，不是香奈儿就是爱马仕，而她的包包都是在秀水街淘来的，没有一个超过两百元。婚礼前一天，孟瑶琴特意打电话说：“明天我结婚时，你能带个好点的包吗？我送你一个也行，我老公那边全是官场的朋友，你带个破包，我很跌价的嘛！”石菲儿堵回去一句：“破包才好啊，像灰姑娘，官二代们最喜欢灰姑娘了，这样我才有机会被搭讪嘛！”在石菲儿看来，花上几万元去买一个包，太傻了！

“怎么，你要走了？”男人见石菲儿这副架势便问道。

“是啊！有点困，昨晚没休息好啊，想去喝杯咖啡。你呢，啥时候走？”石菲儿轻轻地把打火机往桌子上一推，“这个留给你了。”

“我一会儿也走。我也有点困了，早上十点才吃过，不想留在这儿吃中饭了。”男人看看手机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。

“那要不要一起走？”石菲儿只是随口一说。

“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”男人一点儿也不客气，拿起石菲儿留给他的打火机，又为自己点上一支烟。

“我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。要不要一起走，你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。我不喜欢话痨的男人。”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男人不再磨叽，将刚抽了两口的黑魔摁进烟灰缸，将石菲儿的打火机则随意地揣进裤兜。

“去宾馆吧！”石菲儿话音刚落，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。她原本的意思是去宾馆的咖啡厅喝一杯。孟瑶琴的草坪婚礼在宾馆后院，只要走几分钟，就能回到宾馆大厅，大厅就有咖啡吧。



男人是个情场老手，轻轻地搂过石菲儿的肩膀，微微用力，引着石菲儿和自己的步行路线出发。石菲儿没有拒绝，她知道男人会错意了，但她不愿解释，她最讨厌的就是解释。她任凭男人搂着她的肩，在气场上，她并不排斥这个男人。

一个月前，金陵证券将行政总部迁至北京，然后大规模招聘。一个星期前，石菲儿刚刚从一家私募机构跳槽到金陵证券研究部。她本想研究金融行业，却被领导分到了农林牧渔行业。对于这个行业，石菲儿刚刚上手，相对陌生，仍在实习阶段。有这样一个机会，能搭上天上珍珠的副总经理，也不算坏事。石菲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性价比，永远是她做出决断的唯一考量。

男人先走了，留下石菲儿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。她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，仅仅是因为好久没那个了，还是只是这个男人对自己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人脉拓展？这是一笔交易吗？

手机铃声响起，是孟瑶琴，时间是下午五点。她的草坪婚礼应该散场了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孟瑶琴的声音显得咄咄逼人。

石菲儿慵懒地搭着话：“在家啊！”

“做了吗？”

“做什么啊？”

“我是在问你，和他做了吗？老实交代！”孟瑶琴的语速快得如同一把机关枪射出一梭子子弹。